潛研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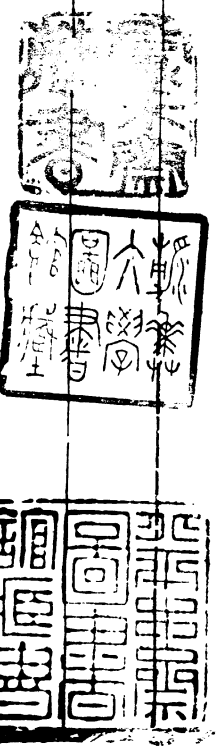
古之以別集自見者多矣而多不傳傳矣而不能久傳且久矣而或不著其傳而久久而著者數十家而已其故何哉蓋學有純駁淺深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古之神聖賢人作爲六經之文垂萬世之教非有意于爲文也而文之工侔于造化諸子百家皆竊取一端以有言而言之有用者固多言之偏致爲流弊者亦多矣自辭章之學盛士乃有志于文章顧不知文所以明道而徒求工于文工之甚適所以爲拙也雖然有見于道矣有見于經矣謂不必求工于文而率意言之則又孔子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者葢聖門言語文學必分二科以是衡量古今其能兼擅者尠矣乃若少詹事曉徵先生庶幾無媿于古之能兼文學言語者乎先生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于經文之舛誤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實年齒之紛舛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曆法無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賢姦行事之是非疑似難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其當否者皆確有定見葢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

謂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合衆藝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其學固一軌于正不參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爲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其理明故語無鶻突其氣和故貌不矜張其書味深故條鬯而無好盡之失法古而無摹仿之痕辨論而無嚚囂攘袂之習渟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爲工俾學者可由是以漸通經史以津逮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其傳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玉裁寄居姑蘇者十餘年先生方主講紫陽書院幸得時時過從

請益而天不慭遺捐館已三年矣所著書多刊行于世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惜全書手藁未定文集尤士林所仰望今同志梓成瞿子鏡濤請序于予追念疇昔感傷宿草叅欲言之媿無以發先生之蘊也集凡五十卷分爲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金壇後學段玉裁拜撰

潛研堂文集目錄
卷一 賦 頌 奏摺
御試石韞玉賦
御試瑾瑜匿瑕賦
御試江漢朝宗賦
聖母
皇太后七十萬壽頌 并序
萬壽頌 并序
聖駕巡幸天津頌 并序
翰林院謝



賜淳化閣帖摺

卷二　論

春秋論　春秋論二

大學論上　大學論下

皋陶論　馮煖論

鼂錯論　何晏論

梁武帝論　王安石論

洛蜀黨論　張浚論

輪囷論

卷三　說

中庸說　履卦說
冕衣裳說　禘嘗說
閏月說　古同音假借說
古今方音說　納音說
星命說　晦之字說
卷四　答問一
易
卷五　答問二
書
卷六　答問三

詩

卷七　荅問四

三傳

卷八　荅問五

三禮

卷九　荅問六

論語　孟子

唐初刪定五經正義　古以八音應八風

七經緯不載于漢藝文志

卷十　荅問七

爾雅　廣雅
卷十一　荅問八
說文
卷十二　荅問九
諸史
卷十三　荅問十
諸史
卷十四　荅問十一
算術
卷十五　荅問十二

音韻
卷十六　辨　攷
太陰太歲辨
衞文公非宣姜子辨
秦三十六郡攷
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卷十七　箴　銘　贊
名箴
敲器銘
座右銘二
秦四十郡辨
李之才邵堯夫問荅辨
漢百三郡國攷
嘉靖七子攷
祼著一
文箴
座右銘
竹鎮紙銘

書司硯銘
筆管銘
佩硯銘
張芑堂著書硯銘
某盤銘二
雙節門銘
古甎井字硯銘爲蕭山王畹馨作
爲瞿萇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甎硯銘
朱文公三世像贊
錢氏先賢贊
圓硯銘
木榻銘
漢瓦當硯銘
某盤銘
鏡銘
晉億世典人甎銘

周泉府上士孚
宋孝子延慶
戢
隴
唐吏部尚書徽
唐六如像贊
黃陶庵先生像贊
原孝上
正俗
讀大學
宋太史令樂之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九
唐考功郎中起
唐中書舍人翊
程孟陽先生像贊
策問四道
原孝下
辨名
讀大學二

論子思子　鏡喻
奕喻　兩馬
記生朝
卷十八　襍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續通志列傳總序
記建炎官印　記趙居廣畫
記琉璃廠李公墓志　清涼寺題名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卷十九　襍著三
鄞縣志辨證

文種非鄞人　王鄞
王脩非鄭令　簡公明墓
小江湖非西湖　奉化郡
賀知章朝英集　唐有兩徐浩
孔戡奏罷海昧　甬橋非甬水橋
張知白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陳瓘攝倅明州　大觀圖經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婁寅亮上疏年月　王次翁墓
朱文公未嘗至鄞　豐稷功德院

觀文府　陳曦
陳槩　陳德剛事不可信
陳著　王厚齋生卒年月
蔣曉非蔣猷會孫　袁枏上王滾密書
豐寅初　王罃奏從祀事
鄭珞
卷二十　記一
崇實書院記　海鹽縣瑞麥記
虎邱胍建白公祠記代
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陸氏義莊記　集僊宮訪碑記
菩提寺記　游茅山記
卷二十一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益都李氏宗祠記　錢氏祠堂記
張氏墓廬記　半硯齋記
蓉鏡堂記　石鼓亭記
可廬記　芥舟山房記
抱經樓記　放生池古泉記

五硯樓記　西谿別墅記
卷二十二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記湯烈女事
記先大父逸事
卷二十三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湖南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河南鄉試錄序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贈邵冶南序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卷二十四　序二
易稽覽圖序
古文尚書攷序
詩經韻譜序
春秋體例序
臧玉林經義稽識序
經籍纂詁序
說文新附攷序
贈談階平序
周易讀翼揆方序
虞東學詩序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儀禮管見序
釋車序
小學攷序
史記志疑序

漢書正誤序　後漢書年表後序
三國志辨疑序　東晉疆域志序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西魏書序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廿二史攷異序　泰山道里記序
奉陽縣志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卷二十五　序三
寶刻類編序　郭允伯金石史序
天一閣碑目序　關中金石記序
山左金石志序　金陵石刻記序

老子新解序
盧氏羣書拾補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毛稼軒地理書序
卷二十六　序四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蘇詩合注序
味經窩類藁序
習庵先生詩集序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世緯序
醫譜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黃崑圃先生文集序
紀曉嵐烏魯木齊稧詩序
李南澗詩集序

甌北集序
春星草堂詩集序
半樹齋文藁序
琬香樓詩序
鄭康成年譜序
鉅野姚氏族譜序
平江袁氏家譜序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卷二十七　題跋一
災硯集序
張鶴泉文集序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滌硯圖題咏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吳興閔氏家乘序
周氏族譜序

跋誠齋先生易傳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跋春秋緐露二
跋儀禮集說
跋大戴禮記
跋爾雅疏單行本
跋經典釋文
跋羣經音辨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跋辟季宣書古文訓
跋春秋緐露
跋范氏穀梁集解
跋禮記纂言
跋逸周書
跋四書纂疏
跋經典釋文二
跋說文解字

跋徐氏說文繫傳
跋龍龕手鑑
跋復古編
跋平水新刊韻畧
跋荀子
跋呂氏春秋二
跋論衡
跋抱朴子
卷二十八　題跋二
跋漢書
跋汗簡
跋古文四聲韻
跋吳棫韻譜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跋呂氏春秋
跋淮南子
跋釋名
跋潛虛
跋漢書古今人表

跋後漢書
跋北齊書
跋唐書直筆新例
跋唐書釋音
跋資治通鑑
跋通鑑總類
跋宋史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跋隆平集
跋九朝編年備要
跋三國志
跋南北史
跋新唐書糾謬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
跋通鑑釋文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跋宋史二
跋陳黃中宋史藁
跋宋太宗實錄
跋九朝編年備要二

跋大金國志　跋元名臣事畧
跋元秘史　跋元聖政典章
跋元氏畧　跋通典
跋唐大詔令　跋皇祐新樂圖記
跋大金集禮　跋職官分紀
跋宰輔編年錄　跋翰苑羣書
跋麟臺故事　跋中興學士院題名
跋兩房題名錄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卷二十九　題跋三
跋水經注新校本　跋方輿勝覽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跋乾道四明圖經　跋新安志
跋三山志　跋吳郡志
跋雲閒志　跋會稽志
跋剡錄　跋寶慶四明志
跋開慶四明續志　跋景定建康志
跋咸淳毘陵志　跋至元嘉禾志
跋齊乘　跋楊譓崑山郡志
跋玉峯志　跋韓浚嘉定縣志
跋朝鮮史畧　跋長春眞人西游記

跋文淵閣書目　跋道藏闕經目錄
跋王氏世譜
卷三十　題跋四
跋星經　跋秦九韶數學九章
跋太平御覽　跋武經總要
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草
跋太乙統宗寶鑑　跋辭尚功鐘鼎彝器款識
跋隸續　跋石刻鋪敘
跋金石文字記　跋百川學海
跋藝圃搜奇　跋夢谿筆談

跋避暑錄話　跋能改齋漫錄
跋苕谿漁隱叢話　跋揮麈後錄
跋金佗稡編　跋困學紀聞
跋山房隨筆　跋南邨輟耕錄
跋水東日記　跋宛委餘編
跋義門讀書記

卷三十一　題跋五

跋陶淵明詩集　跋庚子山集
跋柳河東集　跋李衛公集
跋溫飛卿詩　跋笠澤叢書

跋徐賁釣磯文集
跋北山小集
跋渭南文集
跋淦水文集
跋雪樓集
跋漢泉漫藁
跋金華黃先生集
跋陶學士集
跋鮑翁家藏集
跋弇州山人續藁

跋東坡詩集
跋孫尚書大全集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跋遺山集
跋清容居士集
跋道園類藁
跋倪雲林詩集
跋江雨軒集
跋弇州四部藁
跋弇州山人續藁二

跋徐氏海隅集　跋歸太僕集
跋方望谿文　跋元詩前後集
跋太倉文畧
卷三十二　題跋六
跋宋拓鐘鼎款識　跋石鼓文宋拓本
跋元儒婁先生碑　跋西嶽華山碑
跋王雅子闕　跋太室石闕銘
跋高陽王湜墓志　跋阿彌陀像文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志
跋荆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志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王公神道碑　跋太常丞溫佶碑

跋尊勝陀羅尼經　跋錢本草

跋吳尋陽長公主墓志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志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跋鳳墅法帖　跋鳳墅法帖二

跋鳳墅法帖三　跋朱文公帖

跋辟氏義瑞堂帖　跋方正學谿喻草藁摹本

跋王濟之墨蹟　跋竹圃壽集卷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稾

跋袁氏清芬世守冊　跋袁胥臺父子家書

跋王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跋文壽承休承書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跋王荊石札　跋黃陶庵札

跋張晉江札　跋渤海藏眞帖

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跋陳文貞公詩卷
跋汪退谷手書痙鶴銘攷草藁
跋袁氏貞節堂卷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藁
卷三十三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與戴東原書
與段若膺書
與段若膺論尚書書
荅孫淵如書
荅李南澗書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與晦之論爾雅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復倪敬堂書
卷三十四　書二
荅袁簡齋書　再荅袁簡齋書
三荅袁簡齋書　荅大興朱侍郎書
與孫淵如書　荅盧學士書
荅盧學士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卷三十五　書三
與徐仲圃書　荅談階平書

再與談階平書　與姚姬傳書
與孫鳳陽書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荅王西莊書　與洪稚存書
與洪稚存書二　荅洪稚存書
又荅洪稚存書

卷三十六　書四

與戴東原書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與談階平書　荅孫淵如觀察書
與馮星實潤臚書　與邱草心書
荅嚴久能書　荅周松靄同年書

與程秀才書
卷三十七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謚忠勇佟公傳　史館作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　史館作
陳忠愍公家傳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王公傳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卷三十八　傳二
嚴先生衍傳　閻先生若璩傳
胡先生渭傳　萬先生斯同傳
陳先生祖范傳　惠先生士奇傳

王先生懋竑傳
卷三十九　傳三
惠先生棟傳　江先生永傳
戴先生震傳　漱亭別傳
卷四十　傳四
汪南有傳　李靜叔傳
奚孝子傳　周山人傳
方節婦傳　夏烈女傳
施節婦傳　節行錢孺人傳
吳孝婦傳

卷四十一　碑
紀王廟碑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宋公神道碑　鎮守江南狼山總兵官左都
督前提督廣西全省軍務總兵官許公神道碑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道碑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卷四十二　墓志銘一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太子
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莊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泰文恭公墓志銘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志銘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志銘
卷四十三　墓志銘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志銘
虛亭先生墓志銘　中書舍人吳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毛君墓志銘

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前翰林院庶吉士內閣典籍尹公墓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志銘

李南澗墓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志銘

卷四十四　墓志銘三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彭君墓志銘

湖北荆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銘

贈儒林郎荆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補瓢韓先生墓志銘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墓

卷四十五　墓志銘四

顧桐井墓志銘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志銘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馮君墓志銘

贈奉政大夫黃松石先生墓志銘

布衣臧君墓志銘

何桐蓀墓志銘

郭肯構墓志銘

嚴半庵墓志銘

稔靜園墓志銘

孝廉蔣君墓志銘

卷四十六　墓志銘五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志銘
優貢生侯選儒學訓導楊君墓志銘
孝廉胡君墓志銘　孝廉范君墓志銘
張蔚園墓志銘
卷四十七　墓志銘六
廣東雷州府知府馮公墓志銘
山西分守冀寧道沈公墓志銘
大理府知府張公墓志銘
淩竹軒墓志銘

卷四十八　墓志銘七
鈍閑詩老張先生墓志銘
勇氏沈君墓志銘　徐良輔墓志銘
西泚先生墓志銘　鶴谿子墓志銘
瞿封翁墓志銘　陸淞園墓志銘
敬亭弟墓志銘
卷四十九　墓志銘八　墓表　墓碣
封一品夫人熊太夫人墓志銘
廣西按察使馮公妻封淑人王氏墓志銘
王太宜人墓志銘　邢孺人墓志銘

張太孺人墓志銘　候選州判李君墓表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君墓表　贈儒林郎董君墓表
黃氏先塋表　布衣陳君墓碣
盛涇先塋之碣

卷五十　家傳　行述　祭文

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錢處士行狀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亡妻王恭人行述　祭座主錢文敏公文
祭外舅虛亭先生文　祭衛伯恭文

祭蔣秦槐編修文　祭朱太翁文

祭亾妻王恭人文

潛研堂文集卷一

錢大昕箸

賦

御試石韞玉賦

伊荆山之奇珍韜光華於巖隙外皎若以騰輝內温如以含澤紀瑤琨於禹貢質可配乎精鏐徵繅藉于周官禮必先以束帛懷寶五都之市玄璐白珩程材六瑞之司黃琮蒼璧飄來瓊佩猶含石氣之青捧出瑛盤若帶巖閒之赤追琢效玉人之技共知價重乎連城菁華標地產之奇詎識秀鍾乎盤石爾其連岡崱屴彌望孱顏磊磊巖端似繁

星之密布離離嶺上點翠黛而迴環因天施而地生發奇光於磽埆況沐日而浴月煉秀采於堅頑碧磴延緣似有藍田之種丹梯杳窱渾如羣玉之山鏗爾有聲似瑤草琪花之羅生其側介如不易儼珊瑚碧樹之錯列其閒迺有磻溪之侶搜瓌異于堅珉和氏之倫拭瑤華于塵坋一拳獨秀疑玉樹之森森五色遙含辯青肪以隱隱乍認白虹之氣頓教磊落增明未開翠璧之緘早識文章獨韞含章在我匪一夕與一朝待價何心猶若遠而若近則見夫浮光的皪麗質陸離方太璞尚完之始在良工未琢之時石骨崚嶒如映浮筠之色峯頭犖确將成委粟之姿圭角未

分醞釀全滋乎土脈光芒不揜刻雕奚假乎人爲譬碕岸之懷珠波光互映類精金之在礦沙際堪披於焉瑞彩遙騰晶光上燭經工人之手璧合環聯入賈客之囊懸黎結綠剖璠璵於璞內溫潤無雙採琬琰於雲根傳觀不足異采溢於塵石他時什襲交珍寶氣蘊于空山此日千巖增繆彼夫詞藻之淩雲何殊縣圃之積玉稽士衡之高文洵斯言之足錄我

皇上璇璣在握玉燭同輝瑾瑜畢升于魏闕蒲穀齊列於金扉遂使被褐懷玉者席珍以聘守眞抱璞者接踵咸歸負瑚璉之良材既闢門而登玉府挾璠玙之陋質亦稽首

而進
彤闈宜乎嘉應咸臻遠致昆田之瑞遊河紀績上追刻玉之徽也哉
御試瑾瑜匿瑕賦 以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爲韻
伊瑾瑜之上珍拭奇光於塵坋旣皎潔以弗淪洵文章之獨蘊種出藍田之圃形磊落以生輝採來鞏玉之林體空明而不隱藏而不劌類志士之堅貞質有其文似幽人之端謹夫其內好晶瑩瓊華錯落雖內美之常含或微瑕之可索當望氣之始瑕仍不掩其瑜在懷寶之夫愛亦能知其惡此猶相六閑之神駿非無泛駕之騂驌辯五齊之甘

醇不少留餘之糟粕苟能葆章相之粹固應敵和氏之兼城卽使露節角之乖豈遂等荆山之抵鵲爾其温如中潤瑟兮外揚圭角未融若稍虧乎完璧光芒不損曾何累乎截肪剖自膚巖小減五都之價韜諸錦匣終全徑寸之光惟什襲之是賴寧一肯之足妨益以負大美者詎少小疵利成器者非皆盡善瑕如不揜都成球琪之材玷尚可磨亦中珩璜之選儻懸黎之在握玦何患其纖纖藉太璞之猶完佩奚嫌於涓涓比大圭之縝密縱曰弗如授工人以雕鏤詎云不腆徒見其品重瑤琨禮分禓襲與璧琮之邸而偕陳配朱綠之繅而齊執寸長足錄底同燕石之嗤奇

貨可居那致荆人之泣但堪韞櫝以深藏無事索瘢之紛集乃知細故有弗棄一得所不遺抱盈尺于懷中共知皎若指纖瑕於璞內毋遽舍其校短量長斯稱庀材之能事納汙藏疾益徵取善之無私也我

皇上玉燭齊明璇樞常朗闢四門以旁攬無非東箭南琛占一技以必庸不讓細流土壤儲玉筍清華之選務去僞以崇眞搜圭璋特達之姿咸寡雙而少兩是以席珍者詣闕被褐者彈冠擬琬琰之純良詎韜光于牖下媿珷玞之菲陋亦待獻于

朝端美在其中願磨礱以自效人無求備欣瑕垢之胥寬

洵樂育之隆軌超五三而不刊

御試江漢朝宗賦 以予乘四載隨山刊木爲韻

溯平成於禹績稽作乂乎夏書始兗冀以施功慶九河之既道繼荆揚之奏效導二瀆以歸墟承北闕之其咨饑溺皆思由己作南條之永賴黎庶咸頌徯予萬里分趨洵淵源之獨遠雙江合注知容納之有餘派旁會乎沱潛如小侯之覲方伯勢全趨于溟渤若列服之集爻閭原夫江流之伊始實自岷山而上承乍濫觴之可測俄駭浪之時興合洛沫之羣流迴環西蜀過荆門之萬壑控引東陵疏九派於尋陽洪濤畢匯指一帆於夏渚巨艇遙乘若夫導漾

之文亦與導江相類流經襄雍之閒源有東西之異名同天漢疑靈脈之遙通歌聽滄浪悟濯纓之有自漢儒釋彭蠡之義合南北中江而成三禹貢志嶓冢之名配江淮河水而爲四於焉滔滔下注脈絡攸分浩浩爭趨會歸有在向夏口而合流指海門而下逮晴川樹外乍合雙虹大別山前遙凝孤黛作壯觀於維荆佐神功于厚載非同涇渭之入清濁懸殊亦如河泲之交源流相配緊二川之浩瀚赴巨海之渺瀰儼辰居而星拱若形動而影隨注焉不盈混水天而如一虛而善受應潮汐以不移納百谷而常尊自具廓如之量合雙流而畢赴羣歌沔彼之詩徒見夫澄

波朗澈激灑潺湲從三澨以東流遙趨貝闕自九江而南望似拱神山春朝夏宗百川祇承乎海若江永漢廣四瀆原視乎侯班惟大瀛翕受之宏細流不擇故羣神懷柔之應奔赴無艱而要惟神禹功存利濟績懋隨刊乘楯樏而力瘁籌疏瀹而心殫表南紀之封圻具區雲夢定衡陽之貢賦礪砥砮丹此紀滌源之功錫圭首推夏后而辯川浸之目職方猶載周官也我

皇上德洽四瀛惠孚九服人經鞮譯測海水而來同量擬滄溟納勺涓而並蓄柔遠而鰈鶼入貢共欣六宇傾心搜才而杶幹咸登奚止十年樹木聽農歌於江左省方則萬

戶桑麻拂柳色於漢南轉漕則千帆艫舳治臻無閒長希姒氏之蹤波紀不揚永嚮箕疇之福

頌

聖母

皇太后七十萬壽頌謹序

臣聞之左傳慈者禮記德之基也易福者備也禮記百順之名也禮記聖人治天下孟子始于事親孝經德盛而教尊禮記禮樂明備禮記故得萬國之歡心孝經孝以事親孝經綏以多福詩壽考萬年詩吉孰大焉左傳惟稽古書周之有懿德也左傳時維姜嫄詩爰及姜女詩太姒嗣徽

音詩咸有一德書垂裕後昆書美矣盛矣禮記惟

清緝熙詩

世德作求詩宣重光書

皇則受之書兢兢業業書所其無逸書庶政惟和書萬國

咸寧易自生民以來孟子盛德大業易於斯爲盛論語臣

聞之孟子立愛自親始禮記愛敬盡于事親孝經而民是

則之左傳是以天下和平孝經光被四表書無遠弗屆書

其所因者本也孝經

聖人在上左傳順乎

親有道禮記先

意承

志禮記夙夜匪懈詩質明儀禮至于

寢門外禮記而請

安左傳穆穆肅肅爾雅廱廱優優爾雅愉愉如也論語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禮記問所欲而敬進之禮記

皇帝清問下民書時邁其邦詩

安車周禮重翟周禮必敬視之禮記而敬扶持之禮記

慈和徧服左傳慶賜遂行禮記俾萬姓咸曰書

皇建其有極書以孝治天下孝經大之至也左傳二十有

六年春秋冬十有一月春秋己未春秋

萬壽無疆詩率土之濱詩無不欣說禮記是歲也左傳正
月之吉周禮日月之行書如圭如璧詩以會天位周禮水
火金木土書纍纍乎端如貫珠禮記太史謁之
天子曰禮記天垂象易曰休徵詩天之所啓左傳以介景
福詩大有慶也易中冬周禮
天子帥三公九卿大夫禮記擇吉日禮記式昭
德音左傳
恭作肅書德之本也易德言盛禮言恭易恭而安論語天
之道也禮記謂之
懿德左傳德之盛也易含章可貞易以懿文德易是以自

天祐之易 吉大來也易 禮儀既備詩 執爵于
太寢禮記 習舞禮記 必
躬親之禮記 重異以
申命易 大賚于四海書
命祀山林川澤禮記 羣神羣祀左傳 養老禮記 舉賢才論
語 省刑罰孟子 出輕繫禮記 賞公卿大夫于朝禮記 澤潤
生民書 樂以天下孟子 至矣哉易
徽柔懿恭書 含萬物而化光易
天子之孝孝經 光于四海孝經 自今以始詩
壽考維祺儀禮 乃承敘

萬年書受天之慶儀禮非
至德其孰能如此乎禮記敢再拜稽首左傳而作詩曰左傳至哉
坤元易悠久無疆禮記純德孔明禮記則篤其慶詩恭儉
莊敬禮記愉豫愷康爾雅以祉元吉易降之百祥易其一
令德憲憲詩俱
天之妹詩長發其祥詩本支百世詩惟
皇作極書
大孝不匱禮記乃位乎天德易而天下治書其二
昧爽而朝禮記肅肅雍雍禮記問衣燠寒禮記必有婉容

禮記冬溫而夏清禮記

令德孝恭書以天下養孟子萬福攸同詩其三

宣慈惠和左傳照臨下土詩惠此京師詩以穀我士女詩

親舉玉趾左傳以祈甘雨詩歲則大熟書有稷有黍詩其四

中春

詔

后周禮親東鄉躬桑禮記分繭稱絲禮記以爲黼黻文章禮記雝雝在

宮詩臨之以莊論語恭儉惟德書萬民所望詩其五

觀民設教易
天子巡守禮記爲
帷宮設旌門周禮亦右
文母詩萬邦黎獻書拜手稽首書惟曰欲至于
萬年書以介
眉壽詩其六
析支渠搜書我武惟揚書來獻其琛詩有圭璧金璋禮記
推而放諸西海禮記莫敢不來王詩四方來賀詩降福無
疆詩其七
正月上日書履端于始左傳日月星辰禮記協用五紀書

卜云其吉詩介以繁祉詩
身其康强書
令聞不已詩其八
日在北陸左傳律中黃鐘禮記在璇璣玉衡書以正仲冬
書冬爲安寧爾雅上下和同禮記
眉壽萬年儀禮福祿來崇詩其九
令月吉辰儀禮備物典策左傳溫溫其
恭詩好是
懿德詩宣昭義問詩下土之式詩
大孝尊

親禮記孝思維則詩其十
芃芃棫樸詩以薪以蒸詩旁求俊乂書以其彙征易番番
黃髮書其在
朝廷禮記乃審厥象書三壽作朋詩其十一
京師之野詩周道如砥詩羣黎百姓詩百辟卿士詩乃賡
載歌曰書
純嘏爾常矣詩萬有千歲詩是以有慶矣詩其十二
大君有命易其出如綸禮記行
慶施惠禮記降德于眾兆民禮記懷柔百神詩宜民宜人
詩永錫爾類詩怡懌悅欣爾雅其十三

溥天之下詩小大稽首詩式歌且舞詩以介
眉壽詩如日月之照臨書悠遠則博厚禮記於萬斯年詩
克昌厥後詩其十四
萬壽頌謹序
臣聞神禹之演疇壽先五福成周之肆雅祝取九如日升
月恆道有常而可久春温秋肅歲以衍而彌增丹書傳敬
義之箴其量百世梓材告和懌之用欲至萬年純嘏爾常
式集駢蕃之祉至誠無息允協悠久之徵欽惟我
皇上文武聖神純粹中正法
天行之至健承

祖烈之重光歲月日時在璣衡以齊政作訛成易揮緼瑟
以阜財一日萬幾之克勤有嚴有翼六府三事之允治惟
修惟和土堮茅茨崇古皇之克儉祈寒暑雨軫兆姓之其
咨飭官方則曰清曰慎曰勤錄人才則有猷有爲有守軒
鏡之懸常朗妍媸莫遁其形玉衡之握無私輕重悉如其
分金隄順軌底績邁乎宣房木鳳銜書和氣宣於嘉石天
幬地載道已契乎奉三右徵左宮氣眞協乎吹萬肅
兩郊之盥薦蒼璧黃琮展
太室之明禋雞彝龍勺上辛祈穀不愆啓蟄之期吉亥親
耕共拜康年之賜方社則土分五色聿薦馨香成均則禮

肅二丁載頒簠簋溯豳岐之剏造展祀陪都紹堂構之燕
貽告成
原廟至誠所感必
躬必親萬福攸同如幾如式若乃
璇闈星拱尊極寰中
玉冊霞明養隆天下捧椒觴而上壽敷天之愛日呈暉掖
鳳輦以徐行大地之慈雲普蔭翻梵文之祕藏智果長春
寫金字之眞經福田無量永錫爾類丕宣愷悌之功時邁
其邦同上延洪之祝加以
聖由天授敬乃日躋包六藝而鈎元貫三才而共轂闡河

洛先天之祕允執其中契羲軒宰世之原克明其德經筵發論探赤水以得珠史鑑製評然燭龍而照夜殷盤夏訓詞吐爲經孔思周情文成有法大宮細徵括風雅頌之全茹古含今超唐宋元之作運腕極臨池之妙龍鳳盤拿會心得寫物之工雲煙縹緲翠琅勒就百僚奉爲奇珍綵錦裝成

三殿傳爲祕寶文思既洽武德丕昭殿前獻頡利之俘渭上起呼韓之邸刻和闐之寶甕陳向

彤廷受大宛之名駒牽來上苑收三十六國之封畛列戊己而開屯拓二萬餘里之廣輪

命羲和而揆日九山九澤德不距乎祗台四極四和量總包乎在宥

一人有慶展也大成萬國咸寧巍乎盛烈洵生民以來未有而自天之祐以申也迺者歲在上章月惟南呂紀金穰之上瑞物始由庚慶禧事之成功秋當平秩計膺圖之歲逾三十而五居其中溯誕

聖之初周六旬而數將復始近中秋之三五謙而不盈驗瑞莢之十三滋而益長虹流鼎貫長生應首出之符璧合珠聯上元啓昇平之運冒茆如卯洵宇之不冒無疆悉新於辛

聖德之日新不已以實心行實政陋封禪之七十二君惟
大德享大年擬天皇之萬八千歲迺以元日之吉
大宴在廷三巡之湛露方瀼六出之瑞霙旋降敷滂洋之
闓澤宣寬大之
詔書藏富於民譽髦斯士益下勿問元吉大賚而除穗秸
之征鼎養是以大亨闢門而進詩書之彥擊壤而歌帝力
鑿井耕田拔茅而集天衢承筐鼓瑟周官之興三物何以
尚茲漢詔之賜半祖方斯蔑矣仲春諏日
法駕啓行
親謁

山陵聿懷謨烈瞻羹牆而永慕謂篤不忘撫雨露之既濡
丕承無斁遂移
星罕載
幸天津淀合東西一輪圓鏡漕分南北兩岸長虹慶川后
之懷柔式崇廟貌嘉畿民之敦樸屢布
綸音黃小丁中登春臺而胥樂比閭里酇賡夏諺之以休
於焉槐棘臣鄰蕃宣岳牧或列班聯於臺省或安作息於
閭閻競效謳歌願將芹曝
皇上謙撝自挹孝治益光方物聯情禁庶僚之進奉經壇
祝

報戒薄海之繁文崇
徽號於
慈寧敬竢
八旬之篤慶承
鴻庥於長樂廣推來歲之恩膏道大難名眞在羲黃之上
功高不宰羣游亭育之中循花甲以方周肇啓億兆京垓
之算祝椿齡之長茂莫竟
祿位名壽之崇臣智昧扣槃才慚測管西清侍直叨教養
以廿年北斗陳觴效鋪揚於三頌敬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維

天祐
聖長發其祥六宇率俾五位當陽璇樞在握玉燭垂光慶
以善積福因德昌莊敬日强幾康時敕奉三以治建五有
極惟精惟一有孝有德動與天合言爲世則日昃忘食夜
分求衣允執一中其勤萬幾提綱挈領謹小愼微量包無
外明燭靡遺昭事
上穹祗承
列聖繼志述事盡性至命八方在宥四時爲柄率
祖攸行受天之慶文經武緯內安外攘析支丕敘氐羌來
王占星柳穀步地亥章以守兼剏其道大光粤歲在庚正

秋惟仲西成稼同南呂律中靈貺川增歡聲雷動有開必
先奇祥來送孟陬獻歲
錫宴廷臣開泰始吉重巽以申賜租免賦劭農勸民俱遊
化日同戴陽春鄉會重開俊造畢集文思光被德廣所及
巡行郊甸省耕原隰春臺熙熙東風習習恭儉惟德敦樸
爲先貢琛是卻進表勿宣
慈闈展孝介祉永緜敬舉大慶以待來年惟睿作
聖惟謙受益四方來賀
一人有懌近自三輔遠洽重譯士抃於朝民歌於陌甲子
六十造自軒轅萬有千歲如環無端

至人建極乾隆紀元元會遞演隸首莫殫乾生坤成咸速恆久既受多祉克昌厥後宣尼有言曰仁者壽小臣作頌拜手稽首

聖駕巡幸天津頌謹序

臣聞放勳刻玉之年游河紀瑞文命錫圭之日首冀施功時邁其邦裒對者先於畿甸徧爲爾德丕冒者及於海隅是訓是行而近天子光一游一豫而爲諸侯度觀無非事式昭巡守之經動惟厥時斯致頌聲之作欽惟我

皇上仁孚九有惠洽四瀛柔遠能邇而觀厥成府修事和而所無逸曩者

巡吳越度江淮閱浙海之裔淪議柴塘之興築察黃運之形勢審湖河之瀦宣不辭搖櫂之勤永奏乂安之績維時赤縣屢望青旂父老陳華祝之詞黎庶愜嵩呼之願獨津門之要郡爲
輦路之未經展義之典猶稽望
幸之忱彌摯夫其星分箕斗地錯長蘆前引清滄後連通潞拱神京而作臂扼運口而爲喉昔建衛而開屯久稱重鎮今建郡而比輔式啓營田上腴滋華實之毛沃野辯墳壚之色海濱廣斥通鹽筴于青齊水道灌輸寫尾閭于渤碣飛帆轉粟近接遼陽巨浪乘風遥通江表南北漕之脈

絡適會其衝東西淀之停瀦獨承其委稽禹貢則徒駭高津之派厥由逆河以同歸攷職方則滹沱滱易之川咸自直沽而下達四封繁庶集河北之舟車萬派朝宗實京東之鎖鑰溯

六巡之盛軌

祖德長留跂

九重之惠臨民情倍切乃者歲籥臨於疆圉月律中乎夾鐘占星則節過春分省畊則人歌夏諺入神案衞扶玉軟以雲行

萬乘首途建金支而霞起翔赤螭于聖水逛青虬于灑亭

紫泉之溜凝甘白溝之河漲綠路通趙北界銀漢于中央
波暖燕南垂宛虹于一帶
天子乃御安福之舫出廣惠之橋循玉帶之縈洄泝中亭
之屈曲淀名掘鯉鏡面晨揩河號牡牛穀紋春皺聽濤聲
于苑口塘灤溯承矩之遺落帆影于蘇橋沿襲證眉山之
集揚芬港上綠徧垂楊格淀隄旁青迴芳草于是移星罕
駐天津行殿花明三春綺簇周廬晨啓七萃雲屯塵肆儛
分經三條之廣陌畛畦罣列環万頃之平疇合蔀屋以臚
歡仰
楓宸而飫德天之大也就如日而瞻如雲民胥樂兮襄乎

鼓而軒乎舞由是霓旌細轉芝蓋晴飛載出郭門言臨海上三山玉峙而如覩萬里碧澄而不波五牐之啓閉以時節宣有序眾流之會歸斯在翕受無私慶賜遂行絲綸疊下減經行之賦額穗秸家增除闔郡之正供倉箱戶積鹽引則寬其期會熬波盈猗頓之家民逋則免其催科擊壤識伊祁之力錫朱提于衛士增月給于烝徒益下之道大光入疆之慶具舉以至建牙大吏數奉咨詢守土諸臣咸承轉對優加品秩嘉趨事之勤湔滌瑕疵示包蒙之度賜帛賜肉尚齒而禮高年采藻采芹增額而升秀士圜扉草長吹寒谷而生春嘉石霜溫潤枯荄而滋液凡茲

蠕動蜎飛之族盡入和風甘雨之中民氣大和神庶不應
效懷柔于海若題牓而光燭奎文崇報饗于淀神立廟而
誠通肹蠁詠來遊于雅什純嘏爾常紀同律于虞書安民
則惠于時

湛恩洽

鑾輅迴鼓車引而菖葉縈旌櫂歌興而杏花拂艦風微遠
岸帆移丁字之沽柳映長隄波定筐兒之港紅門朝啓流
新綠于鳳河翠盖遙臨試合圍于需旅遂旋

清蹕祇覲

璇宮時甫浹乎兩旬惠已周乎萬彙天惟行健承

皇祖之貽謀
帝有恩言慰下民之仰望
天子所至稱幸戴德眞溢于邦畿
王者之舉必書紀盛宜鐫于金石臣起家獻賦備職記言
際右序之昌期仰省方之茂典清風肆好慚無古甫之篇
方岳四巡敢擬崔駰之頌其詞曰
若稽古皇觀民設教四載爰乘九水是導我
皇之德地載天幬全付六宇既宅四隩體元之長育物以
仁遠至邇安敬天勤民惟三十二載丁亥之春
詔下三輔式舉時巡滄瀛之東眾水所會注之渤海廣大

無外百川噓噏六氣沆瀣雲夢可吞具區何隘九十九澱
七十二沽潮白南注漳衛北趨桑乾拒馬涿易薊洵北條
之水茲焉委輸析木之津上應天漢曰三會口水土豐衍
四民輻輳百貨充羨古立鎮屯今建郡縣我
皇在御會莅虹旃
皇繩厥武令辰是涓法從雷動屬車星駢巽命爰申敦樸
爲先乃臨清淀一碧千頃自西而東引綱挈領子牙之河
異流同騁虹隄隔之宜分勿併乃閱海河五牐相承時其
蓄洩歲以豐登乃觀滄溟洪濤不興澄波珠映瑞氣雲蒸
水利既成水患以去昔也沮洳今也沃土鹽鹽之饒匪煎

匪鬻漉沙積雪三倍云取
大君有命藏富于民
車駕所過賜復惟均異粻優老挾纊勞軍肆眚宥罪與民
更新岳牧守令加秩承眷博士弟子增額示勸典禮壬林
神人幽贊
德廣所及三五同貫
帝庸作歌玉振金聲文成訓誥言爲箴銘堯民耕鑿禹甸
平成河海清晏億萬千齡

奏摺

翰林院謝

賜淳化閣帖搨

欽惟

皇上治燬堯文學探羲畫闡圖書之祕奧理統其宗究篆籀之源流藝通乎道芝英蓯葉淳古溯斯邈之遺鐵畫銀鉤臨摹遍鍾王之迹妙兼八體波啄悉中準繩帖寶三希摹勒不差苗髮復以法書之刻彙於淳化之初冊府流傳蓺林珍祕金壺浮瀋刊在潭絳鼎汝之先銀錠成紋備有章草眞行之體自嘉祐以後兩府之頒賚已稀若大觀重摹十卷之全神浸失唯畢士安之賜本爲蘇子容之家藏紙墨無雙品題第一久列

石渠之寶笈

申命東觀之詞臣編次裝池鈎摹上石乃因王侍書之排類踳駮良多重以劉次莊之釋文沿譌滋甚元章長睿議論或刻而未公樓鑰姜夔攷證縱勤而鮮當參伍既臚眾說折衷爰定

一人證史傳而爵里具詳按時代而後先攸序登禹書于簡首功泝辛壬列頡篆于卷端文徵戊己道隆萬世魯司寇不繫以官臣無貳心魏太傅必正其實辯永師之遺蹟詎宜溷于右軍認李監之題碑何乃目爲秦相褒貶寓春秋之旨論世可以知人次第易甲乙之籤訂譌斯能存是

發凡起例體裁壹稟
皇言沿波討源題識並歸
聖藻于焉鑱之翠墨不徒誇夾雪之奇搨以溪藤洵已冠
銘心之品龍跳虎臥結體則肥瘦適中豕亥烏焉攷文則
偏旁無誤敞文軒而砌石如啓羣玉之山染
御翰以摛詞眞挹帝鴻之海儲藏
三殿鐵網咸得珊瑚
班賞百僚斗室儼懸虹月猶
念天祿校書之地玉署儲材成均選士之林金臺首善並
頒琅琬俾作楷模捧出

彤墀垂露連珠之字裝開錦匣折釵屋漏之痕瞻星漢之
爲章如游瀛島添璧門之嘉話不數鴻都臣等法昧撥鐙
技嗤縈蚓開函盥手頌
至化之還渟珥筆論思欣
湛恩之偏渥用心正則筆正願砥礪夫同官觀
天文與人文庶化成乎多士臣等無任感激榮幸之至

潛研堂文集卷二

錢大昕著

論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奈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姜淫而與聞乎

弒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弒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辭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弒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弒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

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尚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予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肯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啓手足之意相近非爲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

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揚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重必有別矣操懿尚不能概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

充類至盡史之得書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壹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即以其例求之則予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啓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春秋論二

昔唐吳兢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爲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其說每歲

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迄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衍其例以夏少康始生之歲爲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絶又有議引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之也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卽

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去此山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猶晉泰始宋永初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昭公之事例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唐之臣民未嘗忘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爲不可曰漢之亾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爲建安二十六年歲首

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爲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可乎頃在京師優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臥病五丈原天帝遣華佗治之病卽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觀者莫不拊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亾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二十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實者矣曰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亾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

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敘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強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攘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簒奪之惡自不可揜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紬其年號以貶之則書其年號者即爲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紬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簒唐祚之中絶非後人之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而承大統不能防閑

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既濟唐臣惡周之廟唐而爲中宗諱尚爲有說後儒遂以爲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大學論上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得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荅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卽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

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已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已不以已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已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矣

大學論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愼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於上而悖出之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於是乎不竭有小人者剏爲理財之說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逾多則貨益昂而民之得貨益艱商

未病而民已病矣文勑爲節用之說謂吏俸可減也簿書期會之閒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謂同好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豈有宅謬巧哉

皋陶論

蘇子瞻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寬此非堯與皋陶之言也蘇氏以意度之而後人多稱之甚矣蘇氏之失言也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所謂盡心焉者準乎情酌乎理而斷之以法審之於用法之先而持之於定法之後殺之法當殺也非有司所得而殺也宥之法當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天子以三尺法付之士師而士師即奉斯法以從事一出一入民之生殺繫焉法當殺而故出之是之謂縱法

當宥而故入之是之謂濫天子之不可以縱姦而士師之不可以濫殺也夫人而知之矣且以堯之聖而舉皐陶以爲士師非以其用法之公而當乎如其公而當也皐陶曰殺之堯亦曰殺之而天下不病堯之好殺皐陶曰宥之堯亦曰宥之而堯亦不咎皐陶之好名孟子不云乎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若夫畏其臣而樂其君此叔季之事非至治之世所宜有也古之稱執法者莫如皐陶皐陶而曰殺之必其法之不得宥者也而堯乃骫法而宥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皐陶亦可辭士師而去矣或曰皐陶非不知其可以宥也欲恩之出於上耳

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帝王之治天下如天地然春温秋肅造物不居其功賞慶刑威朝庭不矜其斷惟無私而已矣人有罪而殺之可矜而宥之皐陶之仁即堯之仁也士師得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天子之仁孰大於是顧沽焉侵有司之權活數人之命以市恩於天下曾謂堯之聖而爲之哉欲恩之出於己而委怨於有司是上賊下也計恩之必出於上而鍛鍊周內以入人之罪四海之大其麗於法者多矣天子雖甚聖神安得人人而平反之是下賊上也上下之閒以術相欺刑罰之不中必自此始矣故曰此蘇氏之失言也或曰蘇氏之言蓋有所本矣記云大

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非宥之三而何曰周禮有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秋官司刺掌之矣大司寇告獄成其合於三宥者三公與司寇先平斷之而後稱王命以宥之耳非有司欲殺之而王特宥之也若夫文王世子所云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者乃公族有罪之法固不可援以爲證也

馮煖論

古之爲大臣者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力以報上循乎理之所當然而未嘗求餘地以爲藏身之

固以故功成名遂而身益安予讀戰國策見馮煖爲孟嘗君謀三窟事何其識之鄙而謬也夫孟嘗君之於齊有公族之親有相之尊不務治國愛民爲先而徒招致任俠姦人爲之食客欲假其譎詐要譽一時以長享薛邑之奉此其識量凡近固難以古大臣之義責之而士之能以古人自待者亦安肯留門下幸舍與雞鳴狗盜者比肩然則煖之依附孟嘗君而爲之謀三窟也固無足怪雖然其所爲謀者則已左也夫相齊而不能自安以讒謗之身而守區區之薛雖得民何益秦齊之讎也不容於齊而求之秦秦未信也而齊之疑滋甚傳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春秋以

降強臣之據大都而覆其家者何可勝數曲沃晉之宗廟在焉而欒氏以亾吾未見立廟之可以存薛也設有讒人交搆其閒而聲其罪以責之則市義之名已非人臣之義而貳於它國罪且不容誅或援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禮將以立廟爲僭有是三者孟嘗君且重得罪於齊又安得以一日高枕而臥乎大臣之道禍福當置之度外別無自全之策仕而營三窟未有能免者也戰國之際法網尚疎故孟嘗君幸而得免而後人以爲煖之力豈不謬哉

鼂錯論

漢文帝時鼂錯上書請以術數教皇太子拜太子家令太

子家號錯爲智囊及景帝卽位錯益貴用事謀侵削諸侯吳楚兵起以誅錯爲名錯竟要斬東市烏呼景帝可謂失刑矣雖然錯固有以敎之也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尊之信之禮貌以待之故臣不挾術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棄臣春秋以降主益替臣益驕於是始有倡爲刑名之學以救時之弊以尊君而抑臣者商鞅以之強秦而卒以自亡秦人用鞅之法幷天下愈益任法蒙恬李斯皆將相久任事秦以法誅之若刲羊豕然古之能尊其君未有如秦者也秦以胥史僕隸待其臣而臣於秦者亦盡頑頓無恥無有與上同休戚者商鞅之法不獨自亡而終以亡秦矣漢

文寬仁待下而鼂錯以刑名進錯知帝不能盡用因請以
術數教太子蓋知太子之猜忌而投其所好也天子在而
自結太子錯自此見輕於太子矣吾聞以仁義治天下未
聞以術數治天下以術數者好殺而不信其臣者也錯之
對策擬漢文以五帝謂羣臣莫能及而勉以躬親其事蓋
導其君以驕也君驕而侵臣之職於是乎任法而不任臣
以臣爲不足任也故殺之而不悔此錯之所謂術數矣錯
之說不用於文而用於景錯欲傾諸大臣而中之以法而
景帝乃卽以此術殺錯何也吳之反謀非一日矣帝之與
錯謀吳非一日矣帝之所忌者惟吳而錯欲因以謀楚趙

諸國則非帝本意也帝方倚錯爲智囊而錯謂非侵削諸侯則天子不尊而宗廟不安帝之排衆議而任錯將以制七國也七國反錯無以制之帝知錯之不足任也而誅錯之謀成矣且錯之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噫漢之羣臣舉不可信錯獨可信乎將兵者不可信居守者又可信乎使天子將不可信之臣以行而天子亦安肎留不可信之臣以守此一議也景帝固疑錯之有異志矣不然要斬極刑也孥戮慘法也果用爰盎之計殺一錯可以謝七國何忍加以要斬且并其父母妻子同産盡置之重辟哉錯謂羣臣不可信故誅

錯以安軍中諸將之心此景帝之術數卽錯所敎也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絀之惡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錯所受申商之學如是庸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之臣常至於殺身鞅斯慘礉而秦速亾蕭曹清靜而漢後滅錯之不幸見誅漢之幸也不然以景帝之猜忌而錯以刻深輔之幾何其不爲亾秦之續矣

何晏論

昔范甯之論王輔嗣何平叔也以爲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晉書旣載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稱之烏呼甯之論過矣史家稱之抑又過矣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談爲經濟以

放達爲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幅在家則喪紀廢在朝則公務廢而甯爲此論以箴砭當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史載平叔爲尚書奏言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愼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是故人君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後世法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長守位而無遷廢之禍此豈徒尚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

公室也爽固庸才不足與斷大事不幸爲懿所害魏之國是去矣輔嗣位雖未顯而見知於平叔尤深當亦非厲以浮譽重者甯奈何不攻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詆二人者哉自古以經訓顓門者列於儒林若輔嗣之易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即或有閒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甯既志崇儒雖固宜尸而祝之顧誣以罪深桀紂吾見其蔑儒未見其崇儒也論者又以王何好老莊非儒者之學然二家之書具在初未嘗援儒以入莊老於儒乎何損且平叔之言曰聲莊驅放玄虛而不周於時變若是其不足乎莊也亦毋庸以罪

平叔矣陳壽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而輔嗣說易與王肅父子異晉武肅之外孫也故傳記於二人不無誣辭而甯復倡爲大言以誤之恐後人惑於其說爰著論以駁其失焉

梁武帝論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愼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亾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

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亾爲天下僇史臣以爲耄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皁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閹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竇之亞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一异足以亾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亾曰梁之亾亾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勑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

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已若也而惡人之讜言讜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曰授主書諭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烏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百司爲無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

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亾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亾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毘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

聰明才略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已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王安石論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嘗用周禮哉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韓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爲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爲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

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安石之入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爲法而譏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觀其詩有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其子雱遂亟稱鞅爲豪傑之士夫鞅之所爲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何爲乎安石平生好爲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已者而惟其所欲爲於是乎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爲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已者之口此

即商鞅之挾三術以鑽孝公者也其託於用周禮者安石之僞也予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緐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揜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尚有小效也范純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末減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洛蜀黨論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閒資望尚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死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羣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更新法熙豐儉人屏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擿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謗訕先朝爲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爲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卽此一言啓之卒之兩敗俱傷幷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人有怨其鄰者持火往爇之而不虞燎原之燄延及

已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孑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阻之耶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爲不解之仇也明道尚寬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夫摭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處厚之於蔡確猶爲士論所薄況洛蜀之隙其端至微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解久之爲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爲之蜀黨

之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爲罪則必以紹述爲功光庭輩不過借此名目藪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交惡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張浚論

昔子路問夫子以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荅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兵者凶器故戰爲聖人之所愼必有素定之謀而後爲之而必成有其志而無其時弗居其位可也有其時而無其才弗任其事可也豈有託忠義之名驅不教練之卒任不素習之將而僥倖於一試者哉宋之張浚

志廣而才疎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敗無勝此聖人所譏襲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而史家曲爲稱贊至以諸葛武侯相況何其擬之不於倫邪武侯於隆中問荅已謂曹操難與爭鋒欲收荆益以爲根本既而卒如其言及後主之世前後出師鞠躬盡瘁蓋審乎已之智謀足以制敵而不制於敵即未能一舉吞魏亦必無失地蹙國之慮故任其事而不辭耳浚早年爲汪黄所引專攻李綱本非公論所與逮苗劉之變興師勤王致位樞密遂幡然以功名爲已任其始欲經略關陝意非不善也乃有李彦仙而不能救有曲端而不能用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

爲保蜀之計既而撤离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靦然以收復論功其進退無據亦已甚矣淮西之役既奪劉光世兵權乃疑岳飛而不用欲以輕躁喜事之呂祉盡護諸將酈瓊既畔資糧盡空淮西之未失者特其幸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以垂暮之年驅難御之將傾國大舉裁得兩縣便即潰敗此豈有老謀勝算者哉吾謂瓊之無謀不待潰敗之時知之當其出師之始而已知之何也古之克敵者量力而進如善博者非勝弗投也桓溫嘗滅蜀矣劉裕嘗滅燕與秦矣不聞請移蹕以壯其聲勢也即諸葛之北伐亦何嘗請後主幸漢中

哉浚初經略陝西則請幸武昌矣其後用兵淮西則又請幸建康矣武昌之議幸而不用建康之與臨安均爲偏隅浚既志在恢復而猶必假主威以作將士之勇此其氣已怯其號令必不嚴固不待臨陳而知其無能爲矣彼特見澶淵之役以天子自將成功而不知眞宗全盛之時思陵播越之後事勢迥殊彼方畏金如虎而我欲借其虛名以堂孤注之擲亦見其惑矣靖康之恥臣子一日不可忘身爲大臣自量無戡亂之才毋寧避位以俟能者否則竭生民之膏脂糜生民之血肉有損於邦國無益於君親況乎建議移都雖曰責難於君實欲分已之咎此尤無策之甚

者未可以其負一時盛名而隨聲附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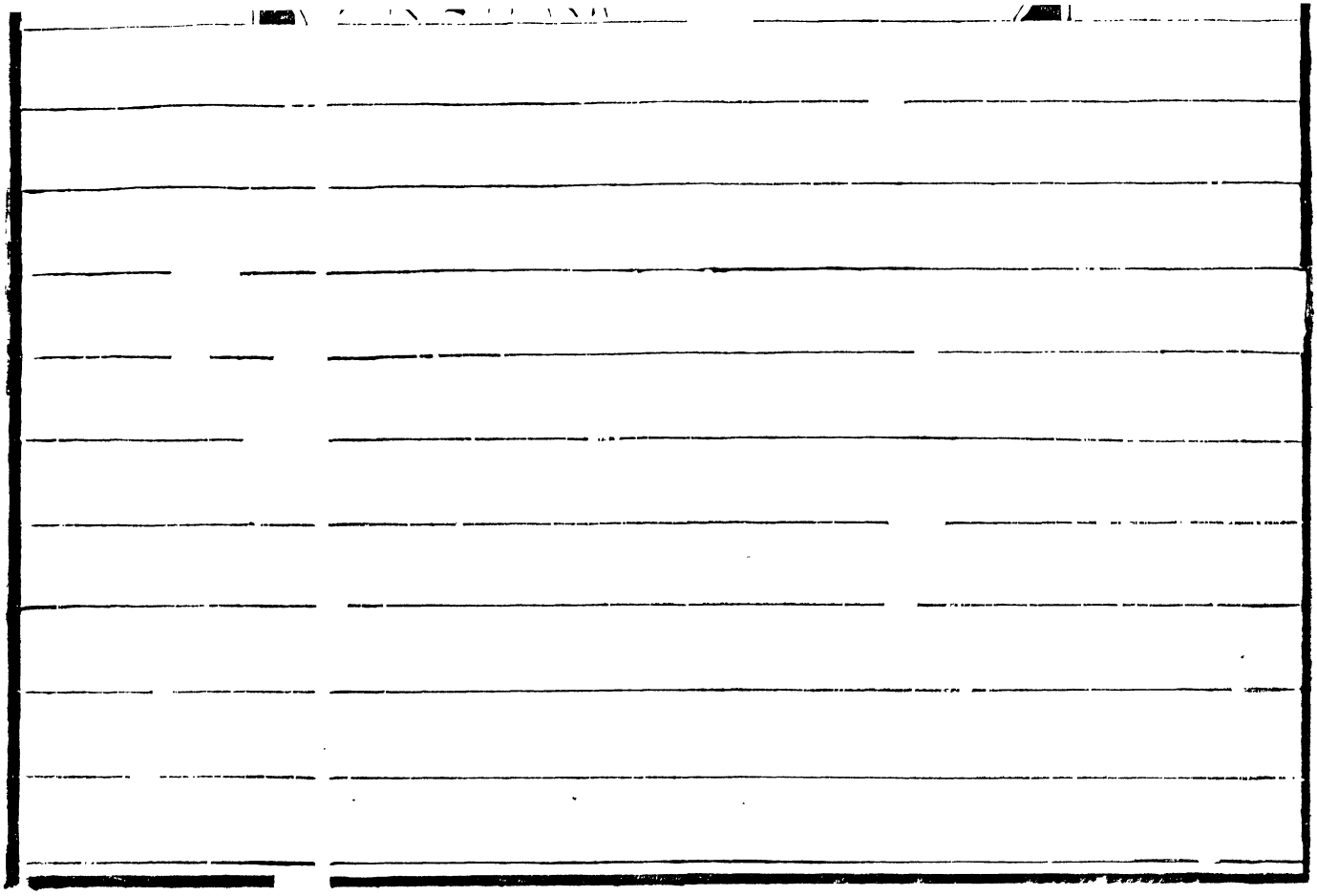
輪迴論

嗚呼始爲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欺天誣神驅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孝爲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即我之身即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即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

不以爲恩而轉以爲累必出家學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爲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不悟可不爲大哀乎夫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爲花未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亾而神在自衆庶挴生方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國乃謬悠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即墮輪迴之苦驟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形與神既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際

魂魄相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子孫與祖父氣相嬗也非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父今爲李乙之子馬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禍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禍及其身甚則及其子孫感應之理昭然可信也今其言曰前生作惡今生受苦是張甲之惡移禍於李乙之家偪到孰甚焉此非導人爲善乃勸人爲惡耳且輪迴之權誰實司之將穹蒼自主之耶抑將設官分曹具簿籍置胥徒一一校其違失視下

界官司繁劇且百倍耶此其說難以欺三尺童子而世之粗讀儒書者亦或妄聽而深信之是誠何心哉先儒言老氏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覩所爲兼愛者彼其棄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已之不入輪迴是視已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已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肯損已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冤親平等是其害尤甚于楊墨也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以求道則

非吾所謂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蔑倫之人天所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眞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且夫田鼠爲鴽爵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且入于畜生矣畜生亦轉而爲人矣人雖甚不肖豈有甘心儕于禽獸者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出家者并父母而遠之其知識亦何異於禽獸

哉吾故曰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之想可矣